

Ludwig 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

Ludwig Wittgenstein

文化与价值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星空

[英]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许海峰 译



Culture and Value

Ludwig Wittgenstein

文化与价值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星空

[英]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许海峰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价值：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星空 / (英) 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L.) 著；许海峰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99-8414-8

I. ①文… II. ①维… ②许… III. ①随笔—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4603 号

书 名	文化与价值：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星空
著 者	(英)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译 者	许海峰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邹晓燕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414-8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经过思考的生活是值得过的

陶 林

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因为思想深邃、思维高奥而被人们广泛推崇，比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甚至诸如老子、释迦牟尼、孔德、弗洛伊德；还有一种因为意见晓畅、观念清晰受人们的膜拜，比如耶稣、孔子、马克思或者甘地。能兼有其二者的哲学家，少之又少，且在前现代——特别是人类以真理主义为圭臬的时代，除了帕斯卡尔这样的纯智者之外，几近罕见。在二十世纪，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可以算是一名融合高奥与晓畅的哲学大师。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全名为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犹

太富商家庭，后来因避战乱入英国国籍，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奠基者、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是一位极赋有天才的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影响力位居第五，而且在数学、机械设计、工程方面也都是绝对一流的高手，是一位达·芬奇式的思想者。

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往往给人一种安贫乐道的感觉，因为专注于头顶的天空而疏于脚下的生活。一般人印象中，哲学家都不善于营生，收入较为寡薄，或者仅安于一份养活自己的职业以保障自由的思考，比如磨镜片的斯宾诺莎，而无心于在人群中向上爬、发大财、做高官等。除非其生来就继承了一大笔的遗产，比如托克维尔，否则，依靠思想与写作，难与富裕生活有交集。然而，维特根斯坦却是一个特例。同时身为“富二代”与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前半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大类于释迦牟尼，就是使自己变成一个一穷二白的人。

说维特根斯坦含着金钥匙诞生的，一点不为过。在十九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最有钱的几大犹太富商家族里，紧随赫赫有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后的资本大家族，就数维特根斯坦家族了。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有很强大的经商天赋，是欧洲首屈一指的钢铁大亨，即使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之中，还能使得家族事业保持着高额的利润回报。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他的母亲出身于富裕的银行家之家，非常溺爱孩子，为小维特根斯坦们提供了当时欧洲最为贵族化的家庭教育：专职的家庭教师教育英语、德语、拉丁语和古典文学……因为维特根斯坦母亲的兴致较为高雅，家里来来往往的，也是当时艺术界的名流，诸如音乐家勃拉姆斯、马勒、理查德·斯特劳斯、克拉拉（舒曼

的妻子)，作家穆齐尔，物理学家赫兹、波兹曼等等。家里有钱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维特根斯坦所受的基础教育精良，受到的文化熏陶都是非常过硬的真材实料，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同龄人。

然而，正如冥想、沉思、顿悟和出世是现代以前哲人显著特征一样，疯癫、歇斯底里和狂躁，成为二十世纪诸多哲学家的显著标志，这是二十世纪典型的精神分析学症候。维特根斯坦家族除了有钱之外，还是一个著名的歇斯底里之家：父亲脾气暴躁异常，动不动暴跳如雷。维特根斯坦的四个兄弟在精神方面多少都有点毛病，一旦愤怒起来就像发了疯似的无法自控。因此，自杀就像魔咒一样笼罩着这个大资本家家族，他有三个哥哥先后死于自杀：有跳海失踪的、有喝毒牛奶自杀的、有开枪自杀的。对比兄弟们的暴烈，他的长姐却性冷淡，继承了父亲性格最强力的一面，对弟弟们有极强的控制欲。唯一安稳活到成年的哥哥，就剩下保罗。这位保罗大哥是一个音乐家，抱着强烈的自杀欲望参加了一战，并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臂膀。他对自己的音乐事业非常热爱，却瞧不起弟弟从事的哲学事业。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有着不错的音乐才能，单簧管演奏得非常好。

在那样一种家庭氛围笼罩下，可以想见，即便很富有，但维特根斯坦的童年过得并不愉快。他的性格郁郁寡欢，喜欢特立独行并且脾气也很糟糕，与家人相处得并不好。一九〇三年，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担心太久的家庭教育容易造成孩子养尊处优的性格，并防止他重蹈两个哥哥自杀的命运，就决定把十四岁的维特根斯坦送入到奥地利边远的林兹地区一所中学里寄宿读书。在这所学校里，维特根斯坦遇到了一位将影响他终身的同学——阿道

夫·希特勒。

希特勒也出生于一八八九年。虽然他与维特根斯坦同岁，却因为学业差，留了一级。维特根斯坦则因为学业稍好，跳了一级，这也不能完全怪希特勒。维特根斯坦家有钱，家庭教育基础打得牢。事实上，跳级了之后的维特根斯坦，在学业上并没有更出色的表现，一直处于全班中下游水平。可能希特勒更适合在学生社团这样的活动上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用在学业上被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富二代挤兑。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提起中学时学校里有一个令人非常不愉快的犹太同学，让他坚信犹太人是不可信任的。据说，这位同学就是当时在校园里风光无限，却并不怎么名副其实的维特根斯坦——他无形中刺激了未来纳粹元首那颗敏感又争强好胜的心。实际上，这两位同学似乎并非没有共同语言，维特根斯坦同样也很反感犹太人的传统文化，写下过很多讥讽犹太人的话。

二

像那时代很多男孩一样，维特根斯坦对机械保持着最初的热爱，在他十岁的时候，就制造出一台简单实用的缝纫机。他最初的志向在于物理学，曾经渴望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然而，不幸的是，一九〇六年玻尔兹曼也自杀了，这使得维特根斯坦学习物理的希望毁于一旦。随后，维特根斯坦又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他的大学时代分别在德国和英国学习机械和航空学，研究当时最先进的螺旋桨和发动机技术。工程、数理不分家，他也藉此接触到了数学，阅读了数学家、哲学家罗素与怀特海合写的《数学原理》以及弗雷格的《算术基础》，从而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并开始到剑桥大学去旁听罗素的课程。因为受到罗素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在本科念完后,并没有继续深造工程机械课程,而是进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哲学的研究生。

入学后不久,对自己充满怀疑的维特根斯坦特意跑去问导师罗素道:“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如果我是,我就去开飞机;如果我不是,我就去搞哲学。”罗素不解其何意,仅仅像老师们通常做的那样,要他交一篇论文上来给自己看看。几天后,维特根斯坦上交了论文。罗素看后,大为赞誉,称遇到了一位天才。罗素又在回忆录中说,与维特根斯坦的相识是他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智慧探险之一。后来,罗素又把维特根斯坦推荐给自己的老师约翰逊。谁知一聊之后,约翰逊竟自嘲了起来:“维特根斯坦第一次见我时,就开始教我了。”

维特根斯坦最初的哲学思想,来自于叔本华的意志哲学——那时,叔本华思想是德语区广泛流行的哲学,因为好读,易懂,其悲观主义色彩符合当时德国人阴郁的口味。后来,他又被数理学家弗雷格的概念实在论征服,觉得准确地掌握一个世界是更为有趣的事情。为此,他曾专程去拜访过弗雷格,正是这位数理逻辑学家强大的说服力,奠定了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维范式,那就是通过强大、严密、无所不能的数理逻辑,把眼前的世界解释清楚。此时的维特根斯坦,对此具有信仰一般的理想,有一种接近于掌握真理的狂热。

及至二十四岁时,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因病去世。整个家族召开会议,给他分定了属于他该继承的那一部分巨额遗产。读研的维特根斯坦从英国返回欧洲大陆时,曾把公寓里部分旧家具卖给罗素换取路费。这笔遗产分到手,本来身无分文的他,一下子成

为资产千万的富翁。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也非常流行。人们对资本巨富普遍持有批判的态度，对财富也有强烈的罪恶感。很不幸的是，维特根斯坦也是这么看的，即使打开他的这部《文化与价值》，也可以阅读到很多对财富批判的文字——这点显然是有局限性的，维特根斯坦是很好的哲学家，并非很好的经济学家。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他前半生努力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成一个穷人。他有典型的纨绔子弟风格，出身上流社会，却从骨子里厌恶那个阶层以及那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他把属于名下的资产划分成多份，通过一个基金会，将其部分匿名捐献给二十多位科学家、艺术家和诗人。每人所分得的钱，大概有三十万美元之多。这其中包括雕塑家罗丹、诗人里尔克以及特拉克尔。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捐赠的署名是“一位哲学家”，厌恶学究的诗人特拉克尔即便是到了穷愁潦倒的地步，也没有动用这笔捐款。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维特根斯坦身体不太好，患有疝气病，本可以免除兵役，但他却不顾大姐的反对，和哥哥保罗一起作为志愿兵参战。这与其说是英勇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家族中自杀的基因在起作用。在日记中，维特根斯坦坦然地写道：“战争，是一种体面的自杀方式。”在军队里服役的维特根斯坦与战友相处得非常不愉快，为各种琐事而矛盾重重。不过，他一心求死，打起仗来倒很有大无畏的精神，结果立下了赫赫战功，多次获得了高级勋章。与此同时，他的中学同学希特勒倒太平平地当了几年的后勤下士，仅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

战争和死亡的急迫感，极大地刺激了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欲望，他就是在战场上完成了《逻辑哲学论》的初稿。这部书是西方哲学向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也是代表作之一。《逻辑哲学论》很

薄,翻译过来只有七十几页。全书读起来,很像是一部数理逻辑学方面的专业论著,而不像我们通常所认知的那种“满纸是字的哲学书”。整部书的一大半,是严密的数理和逻辑论证式。这样的写作方式,缘于维特根斯坦认知的起家是一位卓越的数学家,或者说数理逻辑学家,是所谓“由量识而大观”。他用最强的数学头脑,进入哲学门径,有效地强化了一种西方现代思潮建立在强大数学能力基础之上的理性自负——事实上,长久以来,正是由于逻辑和数学的发达,促进了西方科学的昌明。于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种思潮在广泛流转,通过方法论的无限改进,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重新考量全部经验的世界,达到认识世界真谛的目的。分析哲学普遍认为,几千年来,哲学已经远远落后于科学,都是因为诸如黑格尔式的不切实际、形而上学的“玄谈”。分析哲学继承休谟的经验论、孔德的实证说,坚持认为知识无法超出经验之外的胡说,主张要把哲学的任务锁定在逻辑分析科学语言,从而消灭“形而上学”。

而在整个分析哲学学派当中,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中枢作用。他被奉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先驱,与弗雷格、罗素一起奠定了该学派的思想基础。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经验证实的原则,语言、语词、语句的意义是由它们所对应的经验事实决定的,而真理就是命题和经验事实的一致。真理的标准,在于经验的证实。实现验证的办法,就是数理逻辑。《逻辑哲学论》是一本外行看起来如同天书的作品,只有受到严格教育的专业学者才能略知其思辨方式的一二,否则只能翻翻。甚至也只有罗素等少数的大师,才会深感其奥妙,从而吸收维特根斯坦的某些赋有天才性的创建,继续深入发展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哲学论》一书兼具专业性和创造性，从中可以提炼出来的一些重要判断，也很有维特根斯坦风格。他不相信那种由纯粹形而上的语言召唤出来的世界真理，比如，他犀利地指出：“整个现代的世界观都是建立在一种幻觉基础之上的，即认为所谓的自然规律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再比如说，“归纳的过程在于我们采取可以跟我们的经验相互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但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基础。”因此，维特根斯坦坚信，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整个文明的基础，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不过，通过思辨，维特根斯坦最终确信，只有逻辑和科学的语言是最可信赖的，但是这种语言只能表达出那些不怎么重要的事情。所有震动魂魄，最为重要的事情，都是无法说清楚的。对于不能说清楚的，维特根斯坦说出了他的名言：“都要保持沉默。”在他看来，诸如“人生”、“理想”、“生命的意义”、“信仰”、“灵魂”等，无法在逻辑或者物理学语言上给出一个准确、统一、清楚的词语，乃是“神秘事物”。因为说不清，言说出来就会有偏差，所以，最好保持沉默，埋头于具体而微，可以操作的数理逻辑以及物理学的世界当中。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核心主张。

三

除了《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思想碎片，也汇总在自己的战地日记中，后来作为《战时笔记》加以出版。这些用密码记录的日记，留存了维特根斯坦一战岁月的点滴，他对于周遭环境的憎恶，对于上帝的询问以及对于同性恋人的思念等等，但唯独没有提及战争本身。战争，对于维特根斯坦，是个可望却不可即的自杀仪式，帮助他想透了现象世界的真谛。一九一八年，在

一战临近结束时，他的军衔升为了中尉，却被意大利军队俘虏了。据说被俘虏时，他正骑在一门大炮上用口哨轻松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很轻松的状态，毫无大难临头的感觉。他的《逻辑哲学论》就是在俘虏营里修改好的。同时，他还阅读了托尔斯泰的作品，深受感动，并着手研究《福音书》。大战结束后，他回到维也纳，将自己剩下的全部财产分给了哥哥姐姐们，彻底变成了一个一穷二白的人。

《逻辑哲学论》问世后，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自己也认为作为思想者的使命已经终结，所有的哲学难题已经解决。一九二〇年，他通过战功换取了一份教师资格证书，投身到教育家格律克尔所倡导的奥地利学校改革运动，只身来到奥地利南部山区的小乡村进行教学，将自己彻底变成一个“穷教书匠”，希冀给封闭的山区儿童带去知识的福音。可惜的是，他的教学生涯进行得并不顺利。开始，他满怀理想主义，并且过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认真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但他有天生的狂躁症，太高的智商，对儿童教育缺乏耐心，诸种原因导致他经常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学生。山区的家长们非常反感这样的老师，一起向学校要求，要撵他走人。扛不住家长们的反对，维特根斯坦最终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小学教师生涯，狼狈地返回维也纳。之后，他考虑过到修道院去做僧侣（觉得太造作而作罢），又做过园丁谋生，最后，考取了一个建筑师的资格，花了两年时光，为他的二姐玛格丽特设计并建造了一幢极富有极简主义风格的大别墅。

一九二七年，漂泊无定中的维特根斯坦结识了一群研究并发展《逻辑哲学论》的哲学家们——赫赫有名的“维也纳学派”的成

员,包括日后颇有建树的石里克、魏斯曼、卡尔普纳等人。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哲学,维特根斯坦俨然他们的导师。一九二八年春,在听完了奥地利数学家布劳维尔一次有关“数学、科学和语言”的讲演后,维特根斯坦有了一个恍然大悟。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前期工作走在了一个死胡同里,可以说彻底是一场错误:语言的分析研究怎么能死盯着极少数人能明白的数理逻辑,而忽略掉浩瀚的日常语言呢。仅仅几个人能看懂的东西,即使再高明,也是意义寡淡的,维特根斯坦要开始自己的思想转向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维特根斯坦在这帮“维也纳学派”友人的劝说下,决定重返剑桥大学,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哲学研究。他的归来,是剑桥哲学系的一大乐事,罗素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每一个人,而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则兴奋地告诉妻子:“上帝总算来啦!”维特根斯坦递交了《逻辑哲学论》修订本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罗素和怀特海担任主考官,三人见面,两两相视一笑,就开始了面试。维特根斯坦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新哲学思考,罗素和怀特海听了,笑而不语,不置可否。这位考生只得笑笑对他的导师们说:“我知道你们听不懂。不过,没关系。”

所谓的读博,仅仅是维特根斯坦回归剑桥的一种方式。没有人能真正指导他,相反,剑桥大学为维特根斯坦开设了关于语言、逻辑、数学问题的研讨班,以保证这位身无分文的穷光蛋能有收入活下去。就这样,维特根斯坦开始了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对此,他提出过一个命题,说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一个诚实的人。作为教师,他一如既往地缺乏耐心,粗暴,经常为学生迟到、逃课、跟不上他的思路之类的事情暴跳如雷。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似乎又很马虎,从来不会认真准备好教案上课,仅仅是

把自己一些新思考、新想法作为讲课的主题。他也很自负，跟学生宣称“没有哪个人所思考的问题是我没有思考过的”。为了消除哲学论证的枯燥无味，维特根斯坦甚至刻意搜集了一些冷笑话在课堂上讲，讲得自己哈哈大笑，却不允许学生跟着笑。笑得厉害的学生会被赶走，因为维特根斯坦觉得这学生学习态度不严肃。由于他经常拿着自己的新命题作为授课内容，在讲课时，维特根斯坦经常容易陷入到沉思状态中。于是，学生们只能在漫漫的沉默中等待，有时，就这样干等了两节课。如果维特根斯坦的思考顺利，在下课之前，会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大家；不然，他则会充满自责地说：“我是个十足的蠢货，你们的老师糟透了！不要相信我的任何知识！”

他这种特立独行的授课风格，在剑桥大学被传为笑谈，很多学生讹传说这位老师可以躺在地板上，或者倒立着给大家讲课。工作之外，维特根斯坦离群索居，以看好莱坞大片和侦探小说为乐，以便自己不至于完全陷入到纯粹哲学思考中而发疯。

四

其实，有关维特根斯坦的暴脾气，在剑桥大学是出了名的。何止于对自己的学生这样的弱势者，即使是对罗素、凯恩斯这样的思想大师，倘若交流起来意见不合，他发起脾气来，一样地毫不客气。维特根斯坦完全是那种以赤子态度生活在世界上的人。试想，一个人连生命、财富、名誉乃至一切世俗化的个人幸福都能放弃，任何形式的虚伪和造作当然不在话下。有一次，罗素介绍维特根斯坦和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波普尔见面，两人都是那时代非常重要的大哲学家，思想发生碰撞在所难免。刚开始，

他们只是围坐在火炉前，和气地讨论学术话题，可是越说越发意见不合。辩论到最激烈之时，维特根斯坦火冒三丈，他举起拨火棍指向波普尔说：“请你说出一个真正的道德问题！”波普尔则提醒他：“请别用拨火棍威胁一个受到邀请的客人！”维特根斯坦气急败坏，摔了拨火棍就走人。这件事在西方哲学界传为了笑谈，以至于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典故“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意指语言哲学的霸道。

虽然共同奠基了数理逻辑哲学，并且受到了罗素极大的帮助、提携与包容，维特根斯坦跟罗素相处得还不是很融洽。他觉得罗素无法真正理解自己，在他看来，罗素太容易用高超的智力回避掉哲学中沉重与艰难的命题，而进入到轻易的“幸福”感觉之中。他坦诚地对罗素说过自己的人生重负：“你知道，我与克尔凯郭尔的信念不同，但我肯定一点，我和他都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活着。”这句话，实质上是在委婉批评罗素的思考太“轻”了。

对此，罗素还曾写了一本《哲学家与白痴》的书，其中部分章节专门写到过维特根斯坦的怪脾气：“他是一个不易相处的人。他常常深更半夜到我家，一连几个小时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走来走去。一进门他就宣布，走出我房间时他会自杀。所以虽然睡意浓烈，我还是不愿让他走。一个这样的夜晚，这样一言不发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对他说：‘维特根斯坦，你是在思考逻辑呢，还是你的罪？’他说：‘两者都是。’然后又陷入沉默。”

在剑桥大学教书之余，维特根斯坦一共写出了《哲学评论》、《哲学语法》两部著作，还有用他学生上课笔记汇集而成的《蓝皮书》和《褐皮书》两书。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〇年的时候，维特根斯坦的近乎同性恋人一般的至交好友拉姆齐去世了，这也是一位

学术天才，曾经在一星期之内掌握了一门语言。随后的一九三一年，他又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并一度打算娶她为妻。遗憾的是，他的这段看似最正常的婚外情并没有如愿以偿，两人有缘无分，从而导致他终身未婚。

一九三五年，维特根斯坦应邀访问了一次苏联。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很能吸引他这样对财富、富人持敌对态度的哲学家，乃至他一度想到苏联定居，可惜在“自由思想”这个观念上，由于不符合苏联人的口味而被拒绝担任公职。于是，定居苏联的念头也作罢。一九三六年，自觉无处可去的维特根斯坦躲到挪威的一个农场里，埋头写作他的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

这部书也是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代表作。所谓的日常语言哲学，主张深入思考日常语言并对之加以分析。日常的语言、语词、语句未经验确定的对应者，它们的意义是由人们日常习惯中所约定的语言规则。这部书的写作，代表了维特根斯坦顿悟后的集大成。《逻辑哲学论》依然有一种依赖高超智能，对世界上全部哲学问题做形而上学般的统括的野心，到了《哲学研究》，只有对日常语言思考和分析的耐心了。对此，维特根斯坦做过自我检讨说：“如果有人认为他解决了生命问题并自以为是地感到万事简单时，一旦他回忆过去未曾发现‘答案’的时期，他就会明白自己错了。”他了悟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何种方式说清世界全部的真谛是容易的，可是真实说清楚世界的面貌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说：“《逻辑哲学论》像是件极其精巧的机器，按照物理的理想模型在运作……难道，我们忘了这些零件有可能会弯曲、断裂、熔化吗？”

维特根斯坦自己把《逻辑哲学论》比作在光滑的冰面上行走，

虽然冰面如水晶般纯粹而理想，但失去了摩擦力人却寸步难行。于是，他在《哲学研究》中回到了更加真实的现实情况当中：“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他开始怀疑那种只有少数人能懂的数理逻辑语言的可信度：

“在哲学中，我们经常把词的具体使用同具有固定规则的游戏或演算相比较……就好像我们在逻辑中所谈论的是一种理想语言。似乎，我们的逻辑是一种适用于真空的逻辑……我们最多只能说我们构造理想的语言。但在这里‘理想’一词很易于引起误解，因为这听起来就好像这些语言比我们日常语言更好，更完美；就好像为了最终向人们指明一个正当的语句，看来是什么样子而非需要逻辑学家不可一样。”

这是他全面推翻自己前期思想的一个转向，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从不做蠢事的人，也永远不会有任何聪明之举”。准确地说，维特根斯坦开始了自己思维的后现代转向，放弃了体系构建，放弃了真理主义，反对无休止的阐述。他考虑到思考者本身因素会影响到思考，开始以真实统观代替对世界的一揽子解释。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在论证的过程中给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解释：仿佛每一个解释都至少让我们获得片刻的满足，直到我们又想到另一个排在它之后的解释。……我们必须废弃一切解释，而只以描述取而代之……由于每样东西都明摆在眼前了，所以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他的这种态度，也决定了《哲学研究》的开放性、易读性，不再像堂奥的《逻辑哲学论》那样被自负的数理逻辑论式填满，而是格言式地写下诸多富有智慧趣味的判断。也恰如他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乃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观察思考我们最熟悉的日常